

海角

突來的雨天，哈露蔻只好躲進果園的矮房內休息，她習慣的哼唱一首不知名的歌，幾乎是不變的曲調旋律。

海灣村莊的孩子很多，但大部分是隔代教養的佔大多數，哈露蔻自己本身也算是，平日哈露蔻在幼兒園裡工作，園內的孩童和麻雀一樣吵雜，唯一可以讓這群小麻雀安靜的方式，大概就是彈琴唱兒歌了，每當哈露蔻坐上風琴的椅子，打開風琴蓋的瞬間，孩子們就像看見小米田的山雀湧入風琴周邊，這方式非常好用。

假日空閒時間，哈露蔻大多在果園裡忙碌著，除了唸高中那一段日子曾經離開過村莊，年輕漫長的歲月都在這片海灣的村莊裡生活，也為了陪伴自己的祖母阿洛。

有一段日子，大量的仲介公司來到村莊，招聘男人到阿拉伯國家工作，或是出海當遠洋船員，甚至仲介年輕女子到國外，導致村莊裡有一段時間幾乎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哈露蔻的母親就在那段時間出國工作，但不到2年時間就傳來噩耗，連同遺體也在國外火化沒有送回村莊，父親到阿拉伯的前3年，還會寄一些生活費回來，之後便音訊全無，哈露蔻的祖母每回打電話到仲介公司，對方大多是說聯絡不上，或是說阿拉伯沙漠地區聯絡困難，就這樣哈露蔻失去了雙親，只能跟著祖母靠著販賣海灣的貝類和山坡地上所種的果子生活。

在這樣偏遠的村莊裡，許多人為了生活，幾乎15歲就放棄讀書的機會，有些人到都市工廠工作，少數人留在村莊成了漁夫，哈露蔻用盡了許多方式讓自己可以繼續升學，她尋求教會的協助，省吃儉用存錢，只為了買簡單的收音機聽取外界的消息，在早期的東海岸，即便有電視也沒有任何頻道可以收訊，收音機就成了接收外界消息的唯一管道。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南加州從來不下雨）的歌聲從收音機裡

忽大忽小的唱著，哈露蔻輕輕的轉動收音頻率，歌聲依舊帶著雜音呈現，但依然令人著迷，哈露蔻也想說告訴村庄外的人，東海岸這個偏遠的村莊裡，常常是烈日直射，海風情緒多變，也會下著傾盆大雨，自己是不是也可以不顧一切的搭上巴士遠離村莊，在別的城市裡，想念著這個貧瘠、被世界遺忘的村莊呢？

But girl don't they warn ya (但是女孩，沒人會警告你)

It pours, man it pours (這裡一旦下雨，會是傾盆大雨的啊！)

聽著歌曲，哈露蔻陷入了未來的迷惘之中，深吸了一口氣，把眼神拉向海洋另一端，海洋閃閃波光，有個小黑點在光束下，哈露蔻想起來今天蘇麥依娜會出海做儀式。

南方的海域，雲朵如羽翼般擴張開來，灰雲像似厚重的大毯子覆蓋著半邊天空，哈露蔻收起了農具趕忙下山，早上天氣看起來還溫和，沒想到過了午後，天氣說變就變，她順著回家的路，在田間隨意摘著些野菜，蝸牛就算跑步也不會走太遠，順便也撿一袋回去，山苦菜的葉子幾乎被摘光，哈露蔻想起餐桌上幾乎餐餐都有苦菜葉子，那今天就不要摘了。青木瓜底下的一點紅，已經被藍鵲啄出一個大洞，哈露蔻查看四周，趁藍鵲不在，她快速的摘下木瓜就跑，雖然是自己種的木瓜，但被藍鵲盯上了就是屬於藍鵲的，哈露蔻要拿還得偷偷的摘，藍鵲太兇了沒辦法，就當是分享吧，反正木瓜很多。

其實哈露蔻不用擔心藍鵲的問題，就在同一個時間，這群藍鵲正在追逐一隻麝香貓玩，但不知哪裡來的陌生人，破壞了藍鵲們的遊戲，藍鵲只好轉移目標，追著那位戴帽子的人類攻擊，追逐了一陣子之後，那陌生人便進入了樹林躲避，看起來他對麝香貓也很感興趣。

雨勢如同洩洪一般狂洩而下，哈露蔻淋成了落湯雞才進家門，偏遠山區使用瓦斯是奢侈品，家裡的熱水爐是用材燒加熱，哈露蔻必須趕忙生火煮些熱水，洗澡驅寒免得感冒了，鐵皮的屋頂發出大雨落下的大聲量，看著幾處漏雨的屋頂，

她嘆了一口氣，不知道什麼時候有多餘時間處理屋頂漏水，海灣這個地方海風帶著鹽分，鐵皮的屋頂很快就腐蝕，連找個修屋頂的師傅都很困難。

哈露蔻全身濕透了在火爐前取暖，想著等水燒熱了就可以好好泡澡，哈露蔻冷得打哆嗦。

雨強勢的打在屋頂上，聲音像是撞擊聲，應該有什麼果子掉在屋頂上，屋頂已經漏水了，哈露蔻不想破損的位置更加嚴重，忍著雨水清冷走出廚房望向屋頂，原來是幾隻猴子路過自家的屋頂，看著有點傻眼。

「ここで雨から身を隠すことはできますか（我在這裡躲雨可以嗎）？」

一位身穿卡其服裝的男士，清瘦、身上背著大背包，頭上頂著斗笠，看著有點狼狽的躲在一半的屋簷下、對著哈露蔻說日文。

哈露蔻一愣，想著這男人剛剛是不是滾下山溝，怎麼把自己弄得像逃難似的。

「あなたは中国語を話しますか（你會說中文嗎）？」

「可以說，很少…，言い方がわからない（不太會說）。」

「我只會一點點日本語。」

哈露蔻冷得打哆嗦，才發現兩人都在淋雨，便領著日本人進到廚房取暖。

對話有點尷尬，哈露蔻的日文是從老人家那裏學來的，大概就是簡單的問題跟三餐飲食、還有氣候，要聊天有點難度，日本人的中文有些零散，但是比哈露蔻的日文好很多，兩人盡可能努力聽懂對方說的話，大部分是笑著帶過。

「我的名字松本，文学と歴史(文史)的工作。」

松本從背袋裡拿出筆記本，看著被雨水沾濕的筆記本有點懊惱，哈露蔻看著他連背袋都沾上了土，應該是真的滾落山溝裡了。看松本懊惱的樣子，哈露蔻拿了一個鋁製的空水壺，又在火爐裡面挖了木炭裝進鋁製水壺裡面，大約放了水壺半滿，而後將沾濕的筆記本翻開，放一條乾毛巾在筆記本上，利用水壺裡木炭的熱度，將筆記本沾濕的水燙乾，幾次循環，筆記本不但乾燥還平整，哈露蔻看松

本的筆記本和構圖全部使用鉛筆，雨水沾濕比較不容易暈開，松本應該有防備在先。

「大俱來，湧き水があります，この場所。(有湧泉，這個地點。)」

哈露蔻指著筆記本，松本在「大俱來」的地名上畫了一個問號，想說明大俱來在邦查(阿美族)語所代表的意義，但自己的日文實在不太靈光。

「この場所には湧き水がありますか？(這個地方有泉水嗎?)」

「こんな感じじゃない(不是這樣的)大俱來的意思是〈泉水湧出的地方〉，地名。」

哈露蔻比手畫腳越說越急，心想不多話就沒事了，自己日文又不精，現在弄得有點尷尬。

「地名の意味(地名的涵義)！妳的意思、地名、涵義？」

「是啊！我很擔心，不知道該如何解釋。」

「そうか。(原來如此。)」

此時祖母阿洛從海邊撿了貝螺回來，尚未見到人，就聽見阿洛口中唸著今天在海邊聽到的事，說著當年風光嫁到花蓮市那個誰家的女兒，總是開著一部高級車回村莊，看起來像是過得不錯，但每次回來，就是搬了幾袋米還有海產回去，阿洛語帶著懷疑，也是刻意說給哈露蔻聽，意指嫁給白浪(漢人)沒有想像中那麼美好，阿洛邊講邊走進廚房，突然看見有陌生男人感到詫異，皺著眉頭、眼神示意哈露蔻怎麼沒有防備之心，又上下打量著松本，看松本外表有禮的書生樣貌，稍稍卸下了心防。

阿洛聽松本說起踏查記錄大圳的事，不小心在林道上迷路，才唐突的進來躲雨，松本有些緊張起身要準備離開，阿洛卻開口請他留下喝點熱茶。

阿洛告訴松本，自從日本政權撤離臺灣之後，許多地名已經被更改，在地的原住民語有自己對於村莊地名的名稱，想來會增加松本田調的困難度，看著全身淋濕的松本，阿洛也不忍他著涼受寒，又說應該趕不上末班車了，將就讓松本在後面的倉庫留宿，凌子的澡盆剛放滿浸泡祛寒的草藥湯浴，祖母半強迫的讓松本

去泡澡，松本太久沒有感受泡澡的溫暖，差點想磕頭道謝。

凌子準備一些簡單的糯米飯和熱茶招待了松本，松本攤開自己的記錄本，三人點著燈仔細的看著圖案，祖母阿洛和哈露蔻看著筆記本的構圖，每個地方都覺得很眼熟，阿洛指著幾張圖告訴松本，記錄上的只是一部分，有一大段被遺漏了，從和祖母對話和記事本上的資訊，大概知道松本記錄的是相關日本在臺灣建設的鳥居遺址還有水圳設置的位置圖。

「我的名字哈露蔻，祖母給我的名字。」

松本聽著名字感覺親切，雖然知道日本曾經在臺灣殖民，但是過了這麼長的時間，部落還有人使用日文名字，有似曾相識的感動。

祖母的眼睛總不時監視著兩人，阿洛實在不是疑心病太重，只是害怕再一次失去親人，自己的女兒出國工作莫名的在國外火化，連骨灰罈也沒有送回來，女婿在阿拉伯更是音訊全無，村莊裡跟哈露蔻一樣年紀的孩子大多早早就結婚了，失去女兒和女婿的阿洛，堅決不讓孫女哈露蔻離開村莊，更重要的是村莊裡也沒有合適的人選可婚配。

哈露蔻被祖母監視著不知該如是好，屋外大雨看來沒有稍停的意思，松本也覺得彆扭沒有留宿的打算，起身向阿洛鞠躬道謝後，便冒著雨離開。

阿洛在爐灶旁瞪了哈露蔻一眼，嘴上不饒人，叨叨絮絮的說著哈露蔻行為失態，像沒見過男人似的想跟陌生人跑，說著說著又哭了起來，說是哈露蔻一定早有計畫要丟下自己離開，越說越上火的吼著哈露蔻不要臉。

這不是阿洛第一次情緒失控，以往哈露蔻還會向阿洛保證一定會照顧阿洛到老，但這種耐心慢慢的被消耗，接踵而至的是無奈和無語，尤其是今天，哈露蔻看著松本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溫暖，阿洛卻擺個臉色給人看，心裡非常不是滋味，有一點衝動也想跟著祖母大聲吼叫，但無奈自己做不到。

此時松本走在海岸公路上，早知道已錯過了末班車，觀看四周海面上風浪不

大，雨天的村莊街道尚未點亮燈火，雨絲細細的飄下，在前方視覺的盡頭處，松本看見有人淋著雨，朝著自己的方向奔跑！

「誰かが終電に乗り遅れましたか？（有人也錯過末班車嗎？）」

看著淋著雨跑步的人，松本有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同情。

「先生等一下，ノート（筆記）」

松本匆匆離開，哈露蔻聽著阿洛最嘴不饒人唸不停，忍耐的限度已經到了臨界點，一股衝動想單獨躲到山區的搭鹿岸（休息或躲雨、過夜的小屋）過夜，也好圖個安靜，一轉身便看見松本的筆記本擱在桌上，沒多想，拿著雨衣裹著筆記本便往公車站跑去，一路還擔心沒追到人，但也沒把握可以追到松本，哈露蔻擔心著淋著雨奮力的追趕。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このメモは私に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です。（非常感謝，這份備忘錄對我很重要。）」

哈露蔻氣喘吁吁的將筆記交到松本手上，沒讓松本再多說什麼，隨即轉身淋著雨在路上奔跑。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萬分感謝！）」

松本大聲喊著，目送著哈露蔻的背影在雨中淹沒，街道上不再有其他的行人。

松本漫無目的的往村莊的方向走著，想著如果幸運也許可以搭個便車，但等了許久天色漸漸暗，也沒看見任何車子經過，回想這些日子在周邊走動，除了一般的住家矮房，沒有看見任何旅店住宿的招牌，松本無奈地走回村莊，希望可以找到住宿的地方。

來到一家雜貨店，是目前自己唯一可以投靠的地方了，這些日子來過幾次，是上山前補給食物的店舖，雜貨店內部貨品不多，就是一般茶米油鹽還有罐頭類，冷飲和礦泉水是最常購買的飲品。

偶然有一次，在山區踏查下山實在餓了，匆匆進入雜貨店，看著架子上有幾個麵包，趕忙將麵包全數拿走，卻被老婦人大聲制止，松本當下有點困惑，老婦人白了個眼，用日語說那麵包今天到期，海灣這裡天氣炎熱，雖然還在保存期限內，但吃了一一定會讓人不舒服，老婦人命松本稍後，走進屋內拿了幾顆類似粽子的食物塞在手中，外層說是林投葉編製的，松本不知道那是什麼？

老婦人回答：「お弁当（飯包），恋人のごはん（情人的飯包）。」

看著手中的食物，松本真不知該怎麼吃！

老婦人拿了一顆讓松本學會拆開，說那是海邊林投葉手工編製的外層，裡面是簡單的米飯，早期米飯珍貴，女孩子們為了表示心意，也擔心情人工作會餓著肚子，又不能太明目張膽的送飯包，只好做這種小袋子的飯包，那樣就可以偷偷塞在情人的袋子裡，攜帶方便又不會被長輩發現，久而久之「情人的飯包」因此而得名。

「恋人のごはん（情人的飯包）。」

老婦人睜大眼睛伸出手，說照著幾個麵包的價錢收費，她可不想讓松本以為自己愛上他，松本看著這位頭髮灰白、身材微胖的老婦人，不由得大笑。因這次的相遇，松本便經常跑來雜貨店光顧，現在唯一可以尋求協助的人也只有老婦人了。

雨勢逐漸趨緩，村莊裡少數的幾支路燈不太情願的一閃閃發光，從外面看著雜貨店內的老婦人，她正戴著老花眼鏡繡著裙片，松本輕輕敲著門，老婦人驚訝的看著晚上出現的松本，她放下手邊的繡線喊著松本進屋，聽他說著錯過車班的窘境，笑著告訴松本今天注定要流落街頭了，這個村莊可沒有住宿的地方。

老婦人到屋內端了一些熱食，是晚餐剩下的一些飯菜，讓松本先喝一碗味增魚湯暖暖身子，這碗湯讓松本想起了在日本的家鄉。

「2斤をお支払いください。（給我兩個麵包的錢。）」

老婦人用這種的方式讓松本付費，彼此互不相欠。

即便如此，松本還是覺得收費太便宜，但老婦人用意並不是價錢的問題，她每次看見松本這個外國人，就想起自己在海外的兒子，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国外也能被照顧。

松本依舊擔心夜宿的問題，老婦人想著想，問松本會不會唱歌？這讓松本有點摸不著頭緒，從背袋中拿出口琴，說可以吹奏口琴，唱歌可能沒辦法。

既然今夜要流落街頭，松本已經想好了，海岸周邊有一處涼亭，雖然要走一段路，至少可以暫時睡一個晚上，只要不會淋雨就不用再擔心了。他吹奏了幾首日文歌曲，老婦人安靜的在旁邊繡著裙片，松本看絲線不是一般市面販售的繡線，像是植物抽絲的手染線，顏色自然樸實。

偶爾老婦人聽見熟悉的曲調，也會跟著口琴唱了起來，大雨已停歇，夜晚的海風竄入屋內，雜貨店的燈泡搖擺了幾下，看著眼前低頭拉繡線的婦人，彷彿看見了一張年輕明亮的臉龐，松本想像老婦人年輕時一定是個美麗的女子，雖然老婦人目前頭髮已灰白，但明亮的眼神依舊充滿生命力，老婦人繡著桃紅色十字繡圖騰，精細的讓人驚豔，有這麼一刻，松本幾乎忘了眼前的是一位老人，是婦人端來的一杯熱茶，在眼前冒著熱氣，才將松本從幻境中叫醒。

「あなたのハーモニカは素晴らしいです。(你吹奏的口琴很好聽。)」

老婦人說為了答謝松本的吹奏，住宿的問題可以替他想想辦法，但是現在自己還沒聽夠，希望松本可以多吹奏幾首歌曲，老婦人拿起手邊的茶走向大門口，用手指沾了茶水，口中唸唸有詞的向著廣場彈了茶水，每彈出一滴茶水，都是恭敬嚴謹的神情，老婦人告訴松本，歌是靈魂的聲音，祖先會聽見，所以一定要先跟天地打招呼。

Haya u papah no kudasing ni hoy yan

Haya u papah no kudasing ni hoy yan

Haya u papah no kudasing

Haya u mata iso ini

Ho hay yan howa iya nalo hay yan Ho wa iya ni hoy yan (意境虛詞)

中文語意：

哎呀！是花生葉啊！花生葉

哎呀！花生葉啊！是花生葉

花生葉呀

親愛的！就像似你閃爍的眼睛

老婦人唱一首「見物思情」的情歌，用含蓄的愛慕之情表達著思念，也說起邦查（阿美族）的文化、情感，包括生活，都離不開歌曲傳唱，無論松本是否聽懂族語，請松本用心聆聽歌的故事，去感受聲音的傳達。

老婦人將歌詞轉譯唱成日文也改了內容，訴說村莊的男人越過海洋，在天涯的音訊全無，部落裡美麗的女子都異國男人的懷裡，或在海角的那一方。

夜晚，村莊裡顯得格外安靜且荒寂，歌聲穿過了巷道，年長的鄰居看著雜貨店有外來客，依照習慣進來作陪，長輩們各自帶著簡單的食物加入，松本發現，在這個年齡層的老人大多精通日文，雖然腔調特殊還是可以聽懂。

老婦人技巧性的將話題帶入長濱大圳，婦人知道這些老朋友中，家中的前人曾是開鑿大圳的成員，他們使用傳唱的方式流傳大圳建設的過程，歌曲中記錄著傳統的地名，河流支線的走向和穿過石壁聚集的水流，祖先們挖鑿石壁，利用高低差產生虹吸現象讓水流動，引水往高處灌溉作物，幾百年來歷經不同外來的統治者，但祖先留下的大圳，依舊水量豐沛，若不是天災和人口外流，這周邊百里良田也不致荒廢。

老人家圍著圈唱著，用他們可以傳達的日文，傳唱祖先在這塊土地上的努力，老人用單腳用力踏在地板上打節拍，地面微震，松本的情緒也跟著澎湃。

松本盡全力的寫下口述，這群老人口中的資訊，是自己在圖書館遍尋不著的資料，長者看著松本的筆記本，用長滿皺紋的手指出大圳遺漏的分布位置，老人畫出支幹的走向，熟練的在圖面上找出山谷和峭壁、高矮的階梯，老人甚至約松

本隔些日子一起繞過這座山，到山的另外一處，去看看祖先的大工程，可以說是松本的意外收穫。

炎熱的夏季和颱風在東海岸愜意逗留，松本終於明白村莊的屋頂上為何總是綑綁著長竹竿，每一戶的屋頂幾乎與地面貼近，除了奇特的屋頂，房子的周圍會挖一條壕溝。7月的某個午後，雜貨店的老婦人特地來找松本，要松本做防颱準備，自從那日沒趕上末班車的夜晚，其中一位長輩將他另一處的矮房子租給松本當工作室，費用依舊是用麵包的價錢來計算，當然也是老婦人的意思。雖然屋內設備簡陋，但水電和簡單的桌椅都俱全，讓松本方便許多。婦人帶來了手電筒和簡單的泡麵，還特別叮嚀，門窗要用木板和鐵皮從外面固定好，松本走出租屋處時，看左右鄰舍相互幫忙綁屋頂、釘門窗，也加入了行列。

放眼望去，此刻竟是無風無雨，只是天空壓得很低，遠遠的都能聽見海濤怒吼的聲音。

松本仔細的將這幾個月紀錄用塑膠套包好，以防不慎被雨水打濕，整理了雜亂的書桌，又將幾件衣服摺疊，才看見床邊擱置的雨衣，這些日子忙著，幾乎忘記與哈露蔻相遇那天的事，想起哈露蔻當天的模樣，她泛紅著臉、閃躲的眼神、都讓自己有股衝動，那天兩人離得好近，莫名想親近應該是男人都有的衝動吧。

其實那天原本想留下的，這段日子在這個區域踏查，怎麼會不知道末班車時間呢，只是自己有心刻意拖延，但當天如果留宿又顯得過於唐突，況且自己也感覺哈露蔻的祖母並非真心想讓他留宿，其實那天也可以用跑的下山，一定可以趕上末班車，當時心中想好了，如果哈露蔻開口留他，那自己一定不會推辭。想著想著生理的反應總是來得比思想還要迅速。

一個人在陌生的國度，幾乎都在荒野尋找遺跡，每到一處人煙罕至的曠野，都讓松本有些後悔當時的選擇，自己其實可以安逸的在日本生活，不用像現在過著餐風露宿的日子，來到這個意想不到的窮鄉僻壤，真的是一時衝動。

這個村莊七成都是年邁的老人和幼年的學童，來往交通不便，連個發洩精力的場所都找不到，松本疑惑村莊的男人是如何度過年輕氣盛的時光，當然也曾經看見幾位年輕女子，但幾乎都是路過的遊客，生理慾望在這個村莊裡，像似廢耕的水田和遺留的鳥居，沉睡在雜草叢生的荒野中。

畢竟松本不過年近 30，孤單的日子也讓身體發出抗議的訊息，他常將自己浸泡在河溝裡，讓亢奮的狀態不至於看見野生動物都能產生幻覺，最常態的處理方式，應該是在夢裡和分手的前女友三津翻雲覆雨吧。

松本和三津交往了幾年，三津的家世不算顯赫，但也算是企業名流，兩人有相似的環境背景，只是松本幸運不是長子可以自在的當學者，無後顧之憂。三津喜歡甲蟲，因此兩人走遍了千葉周邊的森林步道，一趟步道走下來，三津可以拍下許多不同的甲蟲，而自己的任務就是幫忙三津揸相機和底片，三津的繪圖本精細描繪著不同的甲蟲，她可以一邊做愛一邊學甲蟲展翅，三津皮膚細白，雖然常在森林走動，還是難掩她艷麗的容貌，松本的手指從三津的肩膀順著腰身撫摸，她的眼神魅惑，扭動的身子，根本讓人無法招架，三津喜歡將雙乳貼在自己耳邊，深情的說：

「你聽見了嗎？我心裡有你。」

即便自己有許多疑問兩人還是分手了，感情的事就是無法說得太清楚，那年在日本神奈川縣箱根的仙石原草原上，秋天的芒花盛開時，白色芒花和偏黃的芒草葉在陽光照射下發出金黃色的透光，三津看起來是那樣有活力，她和以往一樣，挽著自己的手臂緩慢的行走，沒有激烈的爭吵，只是事發過於突然，讓自己感到震驚，三津邊走邊說，長輩已經安排好她要嫁人了，她的婚事由不得自己的喜好，婚事攸關家族企業的發展，是傳統商業聯姻關係，三津的態度像似早已知道事情會如此發展，她沒有傷心、哭泣、祈求原諒或起伏的情緒，三津在人潮來往的步道上擁抱著自己，身上的香氣撲鼻，不避諱人來人往的異樣眼光，松本感覺到三

津用盡全身的力氣擁抱自己，就像兩人再也不會見面。

芒花散開的飛絮往天空飛散，手腕上是三津送給自己的一支名貴手錶，當下松如木魚敲響，松本聽見震耳的秒數震動，卻沒有喚醒震驚的情緒，自己從來沒有想過兩人會分手，來不及跟三津爭辯，來不及挽留，連生氣的時間都不足夠，看著三津轉身離開，在芒花的步道上，和芒花飛絮一點一點的消失在草原的另一端，三津沒有回頭。

颱風環流已逐漸接近陸地，平日吵雜的蟲鳴全然安靜，連同忙碌的螞蟻早已閉門躲避，村莊防颱風的準備已全部就緒，房東提著一袋魚走過面前，將松本的思緒拉回現實，他說晚上去「巴道夕」，松本一臉疑惑，老人解釋才知道巴道夕是聚餐的意思，老人指派給一項任務，請松本去田間或是山邊尋找鹽膚木的葉子，像是理所當然要聽他差遣的意思。

沿著老人指示的方向，意外的看見荒廢的鳥居石燈籠橫躺在荒煙漫草中，不知是巧合還是老人家刻意指引，稍稍平息了方才的突兀情緒。找到了鹽膚木又是一頭霧水，鹽膚木的葉子看起來粗硬，吃下肚可能會胃痛吧！知道這裡的人喜歡吃野菜，但這粗硬的樹葉，果真可以食用嗎？松本邊採集滿腦子疑問，直到傍晚看著老人將鹽膚木葉子放入大鍋子熬煮，這才明白是要泡腳用的，不禁笑了出來。

天空染成橘紅的暮色，風勢有增強的趨勢，幾位老人和雜貨店的老婦人，將雙腳放入水桶內泡腳，一整排五顏六色更是的桶子，畫面看起來很有趣，松本實在忍不住又提筆畫在記事本上。老人預估颱風會在清晨進入村莊，老婦人早早就準備好蒸煮的糯米飯，簡單醃製的貝螺在小碟子裡當配餐，魚湯的味道很特別，湯面上漂浮著兩條紅色小辣椒格外顯眼，幾片綠色的葉子是帶刺的食茱萸，老婦人說這是海洋的味道。

整個村莊處在一片漆黑的狀態，電力公司早在下午就提前停止供電，老人家

自製了許多火把，點亮了雜貨店，松本也拿到了兩把。松本在睡夢中被強風驚醒，他打開手電筒，手腕上的手錶時間是清晨 4 點左右…

「時計を交換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手錶該換了）」

松本看著三津贈送的手錶自言自語的說著，強風陣陣猛烈侵襲，房子被風撞擊得震動，松本實在害怕這房子瞬間被狂風吹走，暴雨敲打在鐵皮屋頂上像千千萬萬顆碎石擊落聲聲震耳，現在只能向老天祈禱，讓颱風趕快離開，屋外依舊漆黑一片，松本只好在屋裡靜靜的躺著。

颱風讓人感到不安，松本翻來覆去無法再入睡，昨晚老人家說海濤在颱風過境時會打在馬路上，幸好有林投樹削弱了海濤的力道，也保護了村莊不被海浪侵襲。這個村莊，老人們蒼老，隨著季節在周邊尋找可用的資源生活，吃野菜、捕撈魚蝦、度過每個艱苦的日子，他們貧窮卻不悲觀，這裡幾乎是被世界遺忘的村莊，松本想起哈露蔻，她是村莊裡少數的年輕女子，也許已經結婚了才留在村莊的吧！想著有些失落。

孤獨不安的清晨，滿腦子竟想著哈露蔻，那天在哈露蔻家泡澡時，澡盆裡放了許多青草葉說是祛寒用的，昨晚雜貨店幾位老人也用了樹葉泡腳，想來在這個村莊的人，對於泡澡使用的藥草有特殊的喜好。和哈露蔻相遇那天，自己在山區看見一隻類似麝香貓的動物，以至於在森林中亂竄失去了方向，沒想到這裡的藍白色尾巴的鳥這麼兇猛，還被牠們追著跑，還好太平洋的位置清楚可見，可以明確的找到村莊的位置，要不然很可能在森林中迷路。正當走過了一片果園，正好看見遠處有人走過，心想，只要跟隨著那人的路徑下山，必定可以走到村莊，不巧老天在半路上竟下起大雨，一路奔跑看見一處矮房，只能暫時躲在屋簷下躲雨，雨下得太大了，村莊幾乎淹沒在雨幕中。

隔著小巷子，看著一位老人正在屋簷下吊掛著魚乾，盆子裡生著火，看來像是要燻乾淋濕的魚，大雨沒有減緩的趨勢，卻看見獼猴從幾棵樹上跳過屋頂發出一陣聲響，松本看著忘我，當時屋簷下的房門突然被推開，有一位女子走入雨中，她抬頭望著屋頂上的猴子，雨水滑過她的黑髮有順著輪廓滑過胸前，身上衣的服

被雨水浸透、冒著熱氣，曲線隨之若隱若現，松本瞬間感到心跳加速，血脈賁張，應該是孤單太久了，生理自然的產生了反應，一股強烈的慾望想要靠近，目光在女子身上游移，但很快地壓抑這突來的衝動，想著自己竟會有失態的想法，站在雨中注視著那女子，直到自己鼓起勇氣開口。

颱風終於解除，村莊卻是一片狼藉，老婦人建議松本一週內都不要到山區，說颱風過後，不是只有人類需要整理環境，山區的動物也需要修復家園，這種說法，讓松本體驗了村莊和大自然之間的微妙諧和。

閒不住幾天，熟悉的老人有喚著一起工作，長輩大概把松本當成自己的孩子了，說下完雨該去撿蝸牛了，這又是一件令人感覺新奇的事，翻開記事本，松本在上面畫了隻蝸牛並寫上了日期。

老人拿著藍綠紅條紋的塑膠提袋行走在田間，許多作物因颱風而吹毀已無法收成，幾位老人卻看也沒看一眼的繼續往前走，颱風過後荒地裡的雜草全貼在地面上，老人拿起長鐮刀砍出一條長長的路線，看著老人吃力地砍草，想著撿蝸牛也太辛苦了，還必須砍草！

「これは水路の消える支流です（這是消失的水道支流）」

老人在雜草中指出一條荒廢的渠道，撿蝸牛只是老人家的藉口，老人到了這裡之後，找了一處平坦的地方席地而坐，將袋子裡早準備好的鍋子拿出來，各自忙著準備野餐，還告訴松本，水圳的支流連綿到山腳下，荒廢太久了，平常都被雜草覆蓋根本很難找到，趁著颱風幫忙，水圳才得以重見天日，老人說他們老了走不動了，就在樹下煮食物等松本回來，還不忘了交代順便撿蝸牛回來。

除了原本的圳道之外，這些日子老人家已經帶著松本沿著石坑溪，找到 20 幾條水圳的支線，水圳分布跨過了一座山，又經過了好幾個村莊，為了不耽擱腳程，老人甚至提早一天在其他村莊等松本，想到幾位年邁的長輩，松本總想可以為他們做點什麼，得知他們的孩子大多離開了村莊，有些遠洋失蹤，有的到阿拉伯滯留不歸，有些搬到城市去住很少回來，重點還是因為村莊位屬偏遠交通不便，

好一些的，在祭典的時候會出現，老婦人的兒子就在阿拉伯定居了，會定時的寄些生活費回來。

老人家對金錢沒有多大慾望，除非是生病，但村莊附近連一家診所也沒有，也只能依靠巡迴醫療車，拿些簡單的藥備用，生死在這裡只能順應自然。松本漸漸融入了老人的生活圈，可能自己沒窮過，也或許是不想面對在日本的情傷，即便水圳的紀錄即將完成，松本一點想回日本的期待也沒有。

那是一個躁熱的初秋，老人家總能找出很多怪事請松本幫忙，他們穿過溪流，走過幾個田間小路，行經的路上，松本隱約聽見了陣陣的銅鈴聲，不久迎面走來一名少婦，幾位長輩見著她，便恭敬的與她寒暄，松本對這位婦人印象深刻是她配戴的飾品，除了腰間的古銅鈴，髮際上類似鳥類羽毛，她那股神秘陰冷的氣息讓人不敢直視，看著老人對她如此恭敬，松本也不敢失禮，隨即鞠躬表示敬意，等婦人離開後，老人方才告知松本，婦人是村莊僅存的傳統巫師，負責部落相關神靈與文化的所有祭儀。

濕地中的白腹秧水鳥正在育雛，珍貴的黑檀樹在這裡隨處可見，轉了幾個彎，眼前出現一片稻田，松本又是一陣驚喜，這說明了水圳將經過此處，果然不出所料，松本聽見水流潺潺的聲音，老人指向遠山，說著水圳概略的走向。再往遠處竹林望去，看見一處小聚落，老人領著松本繼續往房子的方向去，人尚未接近屋子，狗吠聲已經傳來。

房子的長廊上，年長的婦人正使用傳統織布機，松本恍如坐上了時光機回到了上一個世紀，他看著一位婦人敲打著樹皮，一邊浸泡一邊捶打，說必須將樹皮纖維擴張到極限以便縫製衣飾，另一側有許多砍下的香蕉樹，香蕉被一層層的剝下外皮，老人熟練地抽下的香蕉絲進行軟化，旁邊還有大鍋子正熬煮著染劑，松本意外可以親眼看見傳統的染織工法！幾個孩童在一棵樹上吃著果子，那是一種珍貴的綠色龍眼，老人特別叮嚀松本，為了保存傳統的染製技術，這裡是不給外

人參觀的，要他用眼睛看少開口以免被人轟出去。

織布機有規律的節奏吸引著松本的雙眼，婦人手腳並用熟練地使用織布機，編織著美麗的菱形圖騰紋，松本滿是驚奇的又隨手畫上筆記。

「後でバスに乗りましたか（你後來趕上巴士了嗎）？」

松本抬頭，話像似卡在咽喉一時說不出口，哈露蔻像一道光芒站在自己眼前，她的長髮盤在頭上，露出了細長的頸部，松本遲疑了一會兒才回答。

「車に乗り遅れた（我錯過車班）。」

松本根本無法入睡，全身酥麻血脈流竄，怎麼也沒想到繞過竹林之後，可以遇見哈露蔻，松本起身在屋內來回踱步，全身細胞進入亢奮狀態，想了幾個可以再見哈露蔻的方式，也許明天可以去幫忙染織線，或是帶一些伴手禮去找她，或者現在即刻就去！不行這樣太失禮了…而且她祖母可能在家守著，輾轉難眠一整夜，松本還是沒有想到比較好的藉口去找哈露蔻。又想起今天巧遇的場景，當哈露蔻得知自己錯過車班，她笑得如此燦爛，兩人坐在樹下閒聊，孩子從樹上丟了幾顆綠色龍眼敲醒了松本，讓原本盯著哈露蔻的視線稍稍移開，哈露蔻的肩膀上沾了染劑，黑髮有青草的味道，松本彷彿聽見自己的心跳，目光在哈露蔻身很難移開，老人走了過來開玩笑的說，回去時不要忘記帶走自己的眼睛。

想見哈露蔻的慾望讓松本變得有些煩躁，自己不想再等待也不想思考，直接表白也許是最好的方式，松本匆匆的到了雜貨店，看著該買些什麼比較恰當，但是貨架上，除了罐頭類和一般雜貨，沒有更像樣的東西了，在這種時候，松本才發現，在偏遠的鄉村，浪漫不是用錢可以買到的。

哈露蔻的日子過得非常忙碌，再過幾週村莊的祭典即將舉辦，眼看著需要的苧麻線不足，她將染好顏色的絲線掛在竹竿上日曬，廣場上曬滿這些日子染好顏色的絲線，這些繡線得來不易，有些草本染劑還需要靠運氣才能採收到足夠的量，雖然可以買化工染劑代替，但是這裡離城市太遠，取得實在不易，也曾想過用現

代的絲線替代顏色既鮮艷又好看，但是長輩相當反對這樣做，長輩們希望延續傳統手藝，讓文化傳承不會中斷，祖母阿洛認為要從土地種出來的植物，才能縫製出有生命的傳統服飾，於是村莊的人合力栽種了苧麻、取香蕉絲，還四處採集植物染劑，從來也不考慮在傳統服飾上使用現代的繡線。

哈露蔻穿梭在苧麻線中翻動著絲線，她必須讓絲線均勻的曝曬在陽光下，但又不能曬太久以防止斷裂，必須重複幾次的染上色劑再風乾才算完成染線的工作。

陽光溫和哈露蔻卻感覺燥熱，汗水從頸部、順著背脊緩緩的往下滑動，滑至腰間又順著股溝流動至大腿，直到汗水掉落地面緩慢蒸發。

身體一陣陣發熱，起風了，感覺自己也即將化作一縷輕煙，屋頂的鐵皮反射著刺眼的陽光，哈露蔻不得不閉上眼睛，她用指尖感受絲線的乾濕程度，也感受著陣陣的山風在身邊流竄，即便清風帶來涼意，也無法緩和她起伏的情緒，哈露蔻低下頭，不讓自己泛紅的臉被人看見。

和松本再一次相遇那日，哈露蔻激動湧滿心頭、眼眶瞬時泛淚，無來由的情緒實在無法克制，想著自己孤獨度過青春，像大海無線的延伸，看稻田的秧苗變成金黃的稻穗，那山間的青栗子還能吸著著猴子，她想有人帶她走，到遠方，就算冰天雪地也沒關係，至少那裏有人陪，有自由的空氣可以好好呼吸，自己受夠了祖母阿洛的情緒勒索，哈露蔻移動腳步走近松本身邊，怕錯過了這次機會再相遇就更難了。

走向松本的每一步，都帶著不確定性，他會記得我嗎？那已經是幾個月以前的事情了，如果他記得，怎麼不來找我呢？或是他根本瞧不上自己，哈露蔻內心忐忑又多愁善感，自從那次雨天遇見，總是不經意地想起他，祖母三不五時的指責哈露蔻不安分，也沒止住哈露蔻想與松本相遇的渴望。

由於阿洛平日嚴厲，村莊裡適婚的青年都已外流，哈露蔻實在沒有機會找到適婚的對象，但自從松本出現後，挑動了阿洛的敏感神經，對孫女的監視更是變本加厲，怕哈露蔻知道松本其實就在山下租屋，用盡了方法防備著哈露蔻和松本

見面，有幾次祖母阿洛發現哈露蔻情緒的波動，嚴厲的指責哈露蔻，說自從那天她見了那位日本男人之後，就活像一隻發情的貓，哈露蔻聽著實在羞辱感到委屈，但不否認自己對松本一見傾心，或許是自己太孤單了。

山風有節奏的吹動了絲線，像波浪般在指尖滑動，想著松本、內心又起了波動，或者松本也把自己放在心裡？哈露蔻在空氣中探究著訊息。自己還年輕，當發情的貓再正常不過了，哈露蔻臉頰發熱心跳一次次的加速，蘇麥依娜曾說過，如果遇上自己喜歡的男子，就像唱著一首單純的歌，只為了想念的他，感覺會像蝦子爬過心頭，騷動全身每一寸毛孔，臉是燙的、空氣中充滿迷幻的香氣，身體在雲端上輕飄飄的，又不自主的感覺憂傷，而世界會為妳發出美麗的彩光。

哈露蔻正體驗蘇麥依娜的形容，更確定自己遇見喜歡的人了，這是個美好的經驗，即便祖母冷言冷語哈露蔻也不在意了，自己年輕的生理，原本就該經歷這樣悸動的過程不是嗎。

哈露蔻沉浸在幻覺之中，讓絲線輕輕的滑過臉龐，像一雙溫柔的手輕佛著臉頰，哈露蔻穿梭在絲線中陶醉，直到感覺微醺的暈醉，身體搖搖晃晃的站穩後，緩慢睜開雙眼，風輕輕撥開竹竿上的絲線，有一雙深情的眼睛正注視著自己，也許還在虛幻中，哈露蔻分不清虛實，難忍內心壓抑，掩面哭泣。

「私は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です（我想見妳）」

陽光將松本從絲線中分隔的出現，彼此眼中看見對方的渴望，山風擺盪絲線像浪，松本將哈露蔻拉進懷裡，他知道兩人有著相同的意念，怪自己猶豫太久，現在只能珍惜離開村莊的每一天。

哈露蔻必須用盡方法避開祖母的監視才能順利的和松本見面，哈露蔻走過每一處水流過的稻田，松本記錄著每處水圳的位置，一座山或是鑿開石壁的小徑，都留下兩人的足跡，在海灘上兩人尋找特有的寶石，松本沒想到這片海岸藏著這麼多寶藏，寶石有些是被海浪打上海岸，有些是因為颱風天，從海岸山脈隨著溪

流沖刷來到了海灘，只要運氣好，多少可以找到一些，松本好奇村莊的人怎麼不將寶石賣售來改善這裡的生活品質，不過這個現在不是重點，松本只想好好陪在哈露蔻身邊。

松本牽著哈露蔻實在歡喜，自己要帶幾個回日本，請寶石專家鑑定，順便訂製成項墜子或戒指作為定情之物，哈露蔻希望松本不是說說而已。

即使難捨難分也必須面對現實，松本勢必要回日本一趟才行，這天哈露蔻帶著松本進入林道，在幾處杳無人煙的荒野尋找鳥居地遺址，做完這次的地形勘查紀錄，松本的計畫也將告一段落，看著松本密密麻麻的筆記本，哈露蔻知道這個男人已完成他的工作即將離開，雖然松本一直沒開口，心裡總是有數，顧不得祖母的冷言辱罵，哈露蔻想追隨內心的悸動，為自己的人生做一個重大的決定。

樹梢形成了一波波綠浪，藍鵲從兩人眼前低空飛過，兩人進入一處台地，從這裡望向大海是無邊的天際，連接著太平洋呈現一片湛藍。父親在前往阿拉伯之前就已為哈露蔻搭建好搭鹿岸（工作中途休息、躲雨或過夜的小屋）就搭蓋在這裡，搭鹿岸孤立在樹林間陪伴了哈露蔻許多獨處的日子，搭鹿岸內外是灰色的水泥牆和竹子混和搭蓋而成，裡面有一張竹床，屋子中間是石頭圍起的生火位置，搭鹿岸是村莊裡每個父親都會為女兒蓋的一間新房，讓女孩在自己想獨處或孤單的時候，有一處可以安靜休息的地方，更重要的，搭鹿岸會是自己和心愛的人單獨相處的小房子。

哈露蔻熟練地在屋子裡生火，早早就吊掛在屋樑上的茵陳蒿，現在燻出淡淡的草香，竹床附近，哈露蔻特意將傳統陶罐插滿了野薑花，剖開的長竹子已換上新綠的，是為了拼接成竹管的水道，水源順著竹管嘩啦啦地落在大水缸內溢滿，松本好奇的看著各種顏色編製的大麻花繩，上面垂掛著許多的鈴鐺，從窗戶連接好長一段到戶外，松本將脖子伸出窗外，那麻花繩連綿到視線那一端就像沒有盡頭，他輕輕地拉動花繩，鈴鐺清脆發出聲響，草叢中的鳥驚嚇得飛起，是趕小鳥用的吧？可是這附近沒有任何作物？松本有些疑惑。

月亮不知是什麼時候悄悄掛上的，窗外的遠方那裏是海洋，松本轉身，哈露蔻正背對著他幾步的距離，她點上了蠟燭，屋內多了輕柔的光，哈露蔻放下盤在頭上的長髮望向松本的眼神是渴求，也許無需太多的言語便能意會眼神傳達的訊息，松本一把抱起哈露蔻，在竹床上探索著彼此，盡情釋放壓抑許久的情感慾望，哈露蔻用她嬌嫩的聲音說，松本是爬在她腿上的螃蟹，正搔動著自己全身的細胞，這形容既新奇又充滿煽動力，松本無法抵抗生理的亢奮，慾望之火焚燒著每處毛細孔，當然要盡責的當那隻英勇的螃蟹，順著哈露蔻的每寸肌膚試探、尋找、進入哈露蔻體內，松本感覺哈露蔻一陣痛楚，看著哈露蔻羞紅的臉，身體又不聽使喚的展現佔有的慾望，竹床發出了規律的節奏聲響，哈露蔻伸出手拉起一條絲線，絲線牽動了大麻花繩上響鈴，鈴聲隨著身體的擺動響徹山谷，傳至海洋那一端。

幾位老人家像是通靈似的，特地為松本辦了一次聚餐，他們簡直樂壞了，村莊的年輕人太少，更不用說看見出雙入對的情侶在大街散步，少了這種景象，村莊就像沒了希望的死寂，松本不知道長輩從哪裡得知自己和哈露蔻之間有進一步的交往，但對老人家來說，松本來到這個村莊簡直就是老天的憐憫，他們支持松本和哈露蔻交往，這裡裡已經很久沒有看過成雙成對的戀人了，老人家希望年輕人可以勇敢地相愛，不用顧慮太多、浪費時間和生命。

雜貨店的老婦人趁著吃飯的時間問松本，哈露蔻有沒有準備什麼特別的裝飾，比如彩繩、鈴鐺或是什麼貝殼串，會發出響亮聲音的東西？老婦人還比畫了一下拉繩子的動作，讓松本有些害臊不敢回答，看松本那一臉遲疑，老婦人大概猜測出結果，用力拍著松本的肩膀，滿意地笑著。

又是一個燥熱的傍晚，松本和往日一樣到老婦人的雜貨店用餐，海風竄進屋內並沒有帶來涼意，餐後也無心寫記錄，就幫著老婦人將貨架上的罐頭排列整齊，老婦人滿心歡喜，不知為了什麼原因，用力掐了松本的臀部，松本吃驚的閃開，無法理解這樣失禮的舉動是何用意，在日本是不可能發生這種事的，松本看著老

婦人甚至有些怒氣，老婦人無所謂的表情，還誇讚松本身體不錯可以生孩子。

松本好幾天沒有去雜貨店找老婦人，一方面是尷尬，一方面是為了即將離開而心浮氣躁。

幾日後，老房東帶著一把藤心到租屋處找松本，看著堆疊著一桌子的記事本，看得出來松本有些煩躁，老房東說著老婦人是把松本當自己的孩子，才會去掐他屁股，表示這個男孩長大了，以後不再是自己的兒子而是其他女子的男人，會成為別人的父親，捏一下屁股就像跟這個孩子道別，也讓孩子記得自己也曾經為人子。

老房東讓松本帶著藤心去找老婦人，藤心是老房東一大早去山上砍下的，邦查（阿美族）人都喜歡吃，藤心吃起來雖然是苦的，但是吃完會回甘，就像父母養育孩子的心情一樣，老房東催促著松本快去，別讓老人家太傷心。

松本回想那一天老婦人落寞的神情，婦人沒解釋自己的舉動，就讓松本出去後就把店門關上，想想還是自己太過於小心眼，才會變得這麼尷尬。

以前松本幾乎天天上門吃飯，因為掐屁股事件，說真的是文化差異造成的誤解，松本走進雜貨店，將藤心用雙手舉過頭頂，敬禮交給了老婦人，老婦人白了松本一眼後展開笑顏接受了藤心，還問這幾天松本是不是都吃空氣？讓松本有點羞愧。

老婦人準備了一些餐食，又花了一些時間煮藤心，幾位老人早早就躲在門外等待適當時間進門，手中還各提著簡單的配菜，鬧哄哄的圍上餐桌，老婦人看著幾位老人，小抱怨著說會被他們吃垮，但表情是開心的。老婦人煮的味噌魚湯風味非常好，老人家說起他們的孩子都國外，如果自己一個人吃飯顯得孤單，於是說好了要常常聚在一起。

「Tata malangiro kita（走吧，我們相互取暖）」

老人常常這樣說著，也將松本當自己的孩子了，這也可能讓松本有壓力，老人說深感抱歉，松本聽著心裏一陣緩，夾了一塊魚放在老婦人碗內表示歉意，松

本知道，在也沒有比這裡溫馨的餐食了。

老婦人一邊吃邊告訴松本，邦查人男女交往的習俗和臺灣其他族群不同，大多是女生追求男生，松本是外國人不太了解這裡的風俗習慣，邦查的文化傳統中，除非真心想要跟這個男人相守，女孩子才會帶心愛的男人到「搭鹿岸」，在歡愉中拉響鈴鐺或是其他可以發出聲響的裝飾，有人用竹片，也有人用貝殼，那些聲音像歌，是要告知神靈和祖靈，她愛上這個男人要和他一起生活，是很重大的決定才會這麼做。

松本沒想過搖鈴鐺還有這樣嚴謹的意涵，自己確實太不了解這裡的人文了，原本以為哈露蔻只是為了增添氣氛而掛上，此刻才明白哈露蔻的真誠和決心。

老人憶起年輕時候，被心愛的女子帶到搭鹿岸的心情，每個男人臉上洋溢著青春和幸福，他們走過自己獨特的文化浪漫。

老婦人透過老花眼鏡斜眼看著松本，笑笑地問松本：

「真面目な仕事はありますか（你有認真工作嗎）？」

松本笑而不答，回日本的日子只剩下幾週了。

阿洛始終無法接受哈露蔻與松本交往，極力阻止兩人見面，光是想到哈露蔻可能會離她而去，幾乎瘋狂的在村莊散播松本是壞男人的事情，甚至到松本的租屋處哭求松本趕快離開村莊，不要誘拐自己的孫女，阿洛瘋狂的舉止讓村莊陷入不安，阿洛成天的想盡辦法讓哈露蔻有忙不完的工作，但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村莊裡其他老人會協助哈露蔻，讓她跟松本去花蓮出遊，乾脆幾天都不要回來，阿洛又是放走村莊耕田用的牛，再誣告是松本故意放走的，看著其他人不相信自己說的話，氣呼呼地跑到雜貨店找老婦人理論，阿洛詛咒老婦人的兒子將會死在國外永遠不會回來，說老婦人像是妓院的老鴿，所有狠毒的話阿洛都能說出口，直到阿洛自己病倒，口中還是極力制止哈露蔻去見松本。

哈露蔻內心不滿卻不想頂撞祖母，她不忍心這麼做，對哈露蔻來說，松本是自己深愛的人，但也遺傳了祖母的固執的個性，絕不輕易放棄和松本在一起。